



少年文学丛刊

目 录

第九辑 1984年6月

中 篇 小 说

- 郭玉道 小鹿的蹄印 (插图 杨辅京) (55)
- 谭元亨 走运的小锚锚 (评介 叶彤 谷静·插图 袁正) (2)
- 詹岱尔 “男子汉”虎虎 (评介 江少·插图 李娜) (36)
- 程 玮 彩色的光环 (评介 建陵·插图 黄柔昌) (86)

中 篇 童 话

- 凌 纾 爱看电视的小猫 (评介 叔迁·插图 吴云初) (168)

外 国 作 品

- 〔英〕詹姆斯·阿尔德里奇著 之定 周方译
最后一英寸 (插图 小宏) (99)
- 〔保〕帕维尔·维日诺夫著 朱兆顺译
湖孩子 (插图 夏东) (112)
- 〔瑞典〕扬·艾克霍尔姆原著 孙幼军译写
小狐狸米克 (插图 缪印堂) (142)

评 论

- 贺 嘉 儿童小说的时代感 (185)

动 态

- 努力提高儿童小说质量 (190)
- 中国作协召集京津部分作者座谈

外国儿童文学之窗

- 丹 华 法国儿童文学近况一瞥 (191)

美 术

- 冯忆南 封面
- 王宏喜 出海去! 入学图 封二
- 〔法〕罗萨·博纳尔 尼维尔内的田间劳动 (叶维 文) 封三
- 王宏喜 黄海渔姑 封底



谭元亨

走运的 小锚锚

一 二年级三班的大喜讯

记者伯伯要给二年级三班的小朋友们拍照，照片嘛，不用猜，一定是要登报的！

这下子，二年级三班的小朋友该当上小明星了！

对了，这位记者伯伯姓章，三班的同学看见他来学校都不止三回了。大人是不会说假话的，胡子都那么多了，黑漆漆的，象个大刷把；额头上那么多皱纹，一层层的，好比五线谱；那眼镜片片里头，准有好几个圈圈，看人看得特别入神，要看好一阵的。报纸上登的文章，是不能有一句假话的；他对孩子们，也绝对不会撒谎，不然，还能当记者么？

三班的同学心里亮堂得很，不假，一点不假！章记者老来找他们的班主任戈老师干吗呢？找了戈老师还不够，还要去找老校长，要是没有拍照这样了不得的大事，犯得着找大头头么？对了，章记者还亲自坐在三班的教室后排听课，其实呀，才不听老

师说什么呢，一定是看哪个小朋友乖，好给他多照两张，所以，大家都坐得规规矩矩的，老师一提问，“刷”地一下，全举起了小手臂。

下了课，他还专门找小朋友们问事情，说笑话，挺逗乐的。

嗯，他一眼就看中了“二道杠”，当上了中队长的小锚锚，故意问：“你们班是先进集体呀？”

小锚锚不无骄傲地回答：“一年级就是了。”有意往墙上看了看。

哟，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锦旗、奖状，有市里发的，有学区奖的，还有学校评的。锦旗的红绸、流苏，正映在窗口射进来的阳光里，闪光放亮，怪耀眼的。奖状的颜色更多了，红的、蓝的、金的，怎么也看不够。

“你是中队长，先进集体的中队长，一定做得最好！”记者伯伯夸奖道。

这下子，小锚锚红了脸，只想快快跑开，可又知道这样做不礼貌，两只脚又生了根，只摇着头，说：“不好，不好！”

“当中队长还这么虚心，好好好！”记者伯伯终于证实了那个惊人的消息，“过两天，我要到你们班上来拍照，你可要当好中队长呀！”

“真的？！”小锚锚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他马上向全班同学宣布了这个特好特好的消息。

三班一下子热闹了。

“锚锚，一定给你拍头一张，记者伯伯都对你说了，你老走运！”在幼儿园就同锚锚同学的小叶叶羡慕极了。

锚锚笑得眼都眯起来了。

第二堂课，戈老师又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。

一下子，在三班小朋友眼里，教室外面的天空，变得那么明亮，那么辽阔，好似一幅湛蓝湛蓝、没有边的大缎子一样；一朵朵的白云，就象怒放的昙花。树是这样的绿，绿得象宝石；花是这样的鲜，鲜得让人不忍离去；小鸟儿们在唱着一支悦耳动听的歌子，愈唱愈欢乐，说不定它们也知道三班这个大喜讯呢。没准，这两天，小朋友每一顿都得多吃上一碗饭！

可是，连戈老师也没料到，这件大好事，竟给三班不知惹来了多大的麻烦，到头来，吵架的，互相不理睬的，甚至家长也跑来告状的，都不知道有完没完……

小锚锚呢，也差点当不成中队长了一一大家都不理他了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

别性急，还是慢慢从头讲起吧。

二 白莎和奇奇比照片

记者伯伯要拍几张什么样的照片？戈老师并没有具体告诉小朋友们。小朋友一下课后，就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。

“我最会照相了，我家有一个最好的照相机，我照了好多好多，数也数不清。叔叔阿姨都说我象个小明星，懂吗？电影里的‘小兵张嘎’就是明星……”这是一个叫奇奇的男同学在说话，他已经站到了椅子上面，拍拍肚皮，得意极了。确实，他那淘气的劲头，比小张嘎还厉害得多，上树掏鸟窝数他第一，他还敢对着戈老师问：“戈老师，你怎么姓戈？姓戈的该是男的，开口叫戈戈（哥哥）呗。

你一定是姓错了。”戈老师也不生气，说：“行，明天我把头发剪了，就不会姓错了。”逗得大家都笑了。

可这一回，同学才没把他放在眼里，当班长的叶叶，就笑他：“没用，还数不清呢！多少呀？我来帮你数，一百、两百，我都能数。”

锚锚帮着叶叶：“其实我知道，他还没五十张呢！”

锚锚常上奇奇家去，照片全看到了。奇奇一点也不生气，说：“没五十就没五十，你们谁有我的多？”

同学们都不吭气了，大家都在想自己家的相簿，有的，才十几张，有的，连十张都不到，怎么也比不上奇奇。

谁知，窗子外面传来了一阵“哼哼”的笑声，大家都掉转头看去，锚锚叫道：“是白莎！白莎，你有多少相片呀？”

穿得象个洋娃娃的白莎笑了笑，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总归比奇奇的多，才不怕他吹牛皮呢！”

奇奇对她才不服气呢，马上说：“就算没你那么多，可我一定照得比你好看！你的相片呀，一定是缺牙巴的，嘻嘻，要不，就是眯眼睛，反正不行！”

白莎正好掉门牙，眼睛又不大，气得嘴巴鼓鼓的，大声说：“就是比你多！就是比你多！”

奇奇嘴巴也不让人，也大声说：“就是比你好看！就是比你好看！”

两人斗了好一阵嘴，直到响了上课铃，一人还斗了一句，才把手放到后面，不作声了。

一下课，两人又一起斗起嘴来了：

“就是比你多！就是比你多！”

“就是比你好看！就是比你好看！”

看样子，又非得斗到上第二堂课了。

锚锚眼一眨一眨的，想出了个好办法，站在两人当中，说：“奇奇你别叫，白莎你别喊，明天上学，你们都把照片拿来，我们看看。”

奇奇是服锚锚的，说：“行！要拿好的来！”

白莎也说：“我全拿来！”

这一天，总算没有吵嘴的了，不然，外班的同学围了过来，多不好看呀，锚锚就是这么想的，才出了这个主意。

那第二天呢？

第二天下大雨，天一亮，雨就淅沥淅沥的，临

到上学，雨就大多了，雨伞上打得“嘭嘭”响，象打鼓一样。这么大的雨，奇奇和白莎会带照片来么？照片可是淋不得雨的呀！锚锚想，不带就好了，要不呀，还会有吵的。

谁知道，一进教室，就见大家都丢开朗读拼音字母，围成了一堆，在看什么呢。

他们正围在白莎坐的地方。

锚锚来不及放下书包，就跑去看，哟，白莎可真够阔气的了，背来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相簿盒，盒子有肩膀那么宽呢，相簿的封面上，印的是金字，闪闪发光，好看极了。打开，还一页一页地标记着“白莎三岁”，“白莎三岁半”……一直到“白莎七岁”，“白莎八岁”。

叶叶拿出一张白莎侧面照的相，对锚锚说：“这张也照得怪好的，才不会比奇奇的差呢！”女同学嘛，总该是护着女同学的，他们倒没分男女界限，可叶叶同白莎是好朋友呀。昨天，也是叶叶顶的奇奇哪。

没一忽儿，奇奇撑了一把特大的雨伞来了，书包里鼓鼓囊囊的，一定装了不少相片来了。可他还没掏，叶叶就把白莎的大相盒举起来了，说：“奇奇，你的书包装得下这个相盒吗？”

奇奇傻了眼，问：“你的么？”

白莎抢着说：“是我的——相盒！”

叶叶笑了：“你可没这么好的相盒吧！”

奇奇一下子就泄了气，书包也不掏了，上了自己的座位，可叶叶、白莎却追过来了，问：“你的相盒带来了么？怎么没看见？”

奇奇梗起了脖子，说：“明天，我叫爸爸买一个比你这还大、还好看的！”

“那你今天没带照片来了？”叶叶问。

奇奇不理她，把书包赶紧塞到课桌里，站了起来：“好大的雨哟，我爸给了我一把大伞，还是自动的，你们看。”

他举起了伞，按了一下按钮，“叭”的一声，伞弹开了，正好钩住了叶叶的小辫子，弄得她一背的水，叶叶抱怨说：“要死了，鬼奇奇！”

白莎也把自己的伞拿过来了，说：“我也是自动的！”

一下子，教室里便比起自动伞来了，象长出了一个个五光十色的大蘑菇，弄得桌子上、椅子上全是水。

忽然有谁说了一声：“戈老师来了。”

这时，大家才想到，这是上早自习呢，今天，老师要考汉语拼音的字母表。真糟糕！收伞都收不及了，白莎力气小，拉下来，“叭”地一下又弹开了，奇奇也忘了两个人斗嘴比伞的事，赶快来帮她收，奇奇是个男孩子，力气总大一点。

可戈老师已站在门口，说话了：“怎么啦？教室里也下雨，得撑伞了？要不要我去请校工来补补天花板？”

天花板上怎么能有洞呢？上面还有两层楼。大家忍不住笑了。

“好了，快把伞收起，要背字母表了。”戈老师大概不会生气，因为一见同学们急急收伞，便知道他们都认错了。她脸上总带一点微笑，亲切、动人。叶叶说，她笑得有点象妈妈；锚锚也说，也有点象他妈妈……总之，谁都可以在她的笑容里看到妈妈的影子，而妈妈，在孩子的心目中永远是和蔼的，亲热的。本来嘛，戈老师也有一个八岁大的女孩子，只是没在这个班上。

下早自习了，戈老师来到锚锚身边，轻声说：“你跟我上办公室去一趟。”

锚锚马上就跟去了。

一路上，他心里象有只小鹿，在怦怦乱跳，戈老师找他有什么事呢？今天，准定是为照相的事。莫看奇奇、白莎那样争，才没一点用处呢，怎么拍，还得看老师和记者伯伯的。一定是锚锚给选上了。就象叶叶说的，他总是碰上好事，老走运呢。

还是在幼儿园的时候，他就逗老师喜欢，呵，不，那时是叫阿姨的，阿姨什么事都让锚锚当头，吃点心、水果，就让锚锚去分，一人一份。当然，分到最后，锚锚总是规规矩矩地拿到自己的一份。这一份，有时就要差一点了，可他不闹意见，因为妈妈在家里是这么教他的，还讲了一个好久好久以前的故事，叫《孔融让梨》。锚锚在幼儿园里，阿姨也让他把这个故事给其他小朋友讲了。所以呀，阿姨喜欢让他分水果、点心，小朋友想到他说的故事，就不吵也不闹了。

阿姨喜欢表扬锚锚。凡是新来一个小朋友，首先就同小锚锚玩得最好。新小朋友来，老是爱哭，锚锚就喜欢瞅着人家笑，弄得人家哭不成；新小朋友一般都好吃，锚锚也有办法，一分水果、点心，总是故意留到后头才给他们吃桔子，他还守住他们，

要他们把桔子皮留下，用线串成一把把，象花一样，告诉他们，交给阿姨，可以换好多好多的新玩具……也真怪，新小朋友就听他的。

当锚锚在幼儿园读完大班的时候，就认得几百个字，会做加减乘除了，能背乘法口诀表，还得了好几张“好小朋友”的奖状，幼儿园奖了他一个很漂亮的塑料铅笔盒，可以放四、五支大铅笔的。他把这铅笔盒当成了宝贝，放到书包里，很少拿出来给人家看。

出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奖品的，有小玩具，象打筋斗的小人呀，塑料小狗、会点头的小老虎、大砍刀、小皮球什么的，可大家都说，小锚锚的奖品最好，因为出幼儿园就得上小学了，正用得上铅笔盒，阿姨希望小锚锚能从“好小朋友”变成“好学生”呢。

如今，小锚锚不再是小朋友，而是小学生了，每天背着书包上学，怪神气的了。如今，他的班主任戈慧老师可不是幼儿园的阿姨，她会不会喜欢小锚锚，小锚锚还能总是碰上好事、老走运么？

尤其是这次拍照，又该小锚锚走运么？

小锚锚又是兴奋又是急，偏偏戈老师走得特别快，都不回一下头，不然，看看戈老师是笑，还是不高兴，也能猜出一点点来。可现在，小锚锚起小跑也追不上戈老师。

其实，一点也用不着小锚锚焦急呢，真的，刚刚一进办公室，戈老师就告诉他：“今天下午，记者伯伯就会来，拍照时，你是中队长，要帮老师维持好秩序……大家都想拍上，这就要乱套了，所以，你和叶叶都要起带头作用。具体拍什么，我已经同记者伯伯商量好了，到时候会安排好的。”

“戈老师，那我拍么？”锚锚马上就问。

“本不想告诉你的，不过，你是班干部，能起带头作用，可别乱传哟。你一直对班集体很关心，能团结友爱，我想，照片得实事求是，懂么？谁是怎么做的，就拍怎样的照片，给你拍一张关心集体、团结友爱的，行吗？”戈老师抚摩着小锚锚软软的头发说。

“我听老师的。”

“那好，你去吧，去把叶叶找来。”

“叶叶拍什么？”

“她算术好……噢，你就全打听了？”戈老师笑了，“不告诉你了，快去！”

锚锚乖乖地出去了。

他很快就把叶叶找着了。

说来也怪，他没象奇奇、白莎一样，争着说自己拍得多，拍得好，希望记者伯伯特别照顾，偏偏戈老师就看中了他，专门要给他拍一张。

嘿，本来嘛，好事就该归锚锚碰上！

三 记者伯伯“旷课”了

奇奇可是个机灵的孩子。他的相片其实全带来了，只是见白莎那个相簿那么漂亮，不好意思拿出来。因为他的照片只是用一个塑料袋子装着，是一张一张散的。拿出来，多丢脸。而且，他才不在乎同白莎比呢。哼，他在家呀，早把记者伯伯要来拍照的消息对爸爸讲了，爸爸还给他出了个好主意。

中午放学时，大家都急着回去赶吃中饭，奇奇呢，平日是第一个跑在前面的，可今天，雨已经停了，太阳也出来了，他反而不先走了，锚锚邀他一道走，他老说，路上湿，等一阵，锚锚只好自己先走了。

奇奇瞅了个空子，跑到办公室门口。没一会儿，戈老师就出来了，她也没回家吃饭。平日，老师总是走在学生后面的，不会同学生一道走的，奇奇早就听说了。这会儿，戈老师一出来，奇奇就缠上了。

“戈老师，我照了好多相，你看看照得好不好？”边说，他边将一把相片抓了出来。

戈老师平日就爱看孩子的照片，当然说好，“给我看看。”

奇奇将相片全塞到老师手上。

戈老师一边走，一边惊叹：“哟，你还真会照相呢，多逗，活泼、自然……我就怕把你们照成小老头一样的。”

“老师喜欢么？”奇奇问。

“喜欢。”

“那，你看哪一张好，就送给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戈老师挑了一张，那是奇奇在假山洞里伸出头来，扮了个鬼脸，“这张有点儿趣。”

“戈老师不嫌我调皮么？”

“照相调皮点好，上课可不能调皮。现在，算术老师上课，你还抠耳朵么？”

奇奇苦了脸，委屈地说：“早就改了。”

“那好，以后可不要犯老毛病。嗯，你还有个老毛病，爱‘人来疯’……”

“人来疯？妈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我不知道指的什么？”奇奇一本正经地问。

“就是来了客人，什么也忘了，一个劲地跳呀、闹呀，好表现自己，生怕别人不注意……嗯，是有这个毛病吧？老师没讲错？”戈老师也真会抓住机会帮助人。

“怕么有……一点点。”奇奇脑瓜子一转，马上就想到了这正是机会，忙说：“戈老师，你是说我……嗯，今天下午有记者伯伯来，怕我又人……人来疯……是么？”

“真是机灵鬼！”戈老师夸了一句，“你自己想到了，这更好，记住了？”

“那，戈老师，照相有我的份吗？”奇奇急急地问。拐了半天弯子，现在等不及了。

戈老师这才明白他带那么多照片来的意思，不由得一笑，问：“奇奇，你送我照片是为的什么呀？”

奇奇说：“让你看我能照好不？”

“想让记者伯伯把你照上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？”戈老师突然问。

小孩子不会说假话，奇奇立即回答了：“是爸爸，他说，这要登报纸的，好多人都看得到。”

戈老师突然又不说话了，默默走了好一阵。奇奇憋不住，追着问：“那……下午有我的份么？”

“有的，人人都有份，我们是个先进集体嘛，不是哪一个人照的事……”

“我一定有，是不？”

奇奇高兴极了，也不等戈老师再答话，又蹦又跳地跑远了……他大概要去追同学，报告这个好消息。

确实，在戈老师的计划里，奇奇是有一张照片的，让他玩魔方——做智力游戏，因为他的的确确聪明伶俐、活泼好动。当然，这得临时指定，太早告诉了，小朋友们会太做作，照得不自然了。

拍照的内容，是记者伯伯同戈老师事先商量好

的。开始，是记者伯伯出的题目，当然，他是看了三班的先进事迹介绍才出的题目的，可戈老师不大赞成，认为还得结合小学生具体情况去拍，于是，作了商量，又重新拟了几个题目——当然，这得暂时保密，到时候，记者伯伯来了，由老师一指定，这就快了，免得事先传出去，小朋友中间东说西道的，还不知会惹出什么麻烦来。

……

下午，两节课以后，三班的所有同学都在教室里规规矩矩地坐着，一个都没出操坪去做课外活动……

记者伯伯该来了吧？

老师说，他下午一定会来的，早几天就约好了的，还一再嘱咐要小朋友们听话，只要听话，守纪律，就有时间多拍几张；不听话，那就拍不成了……同学们能不规规矩矩地坐着等他吗？

下午天气真好，天象洗过了一样，瓦蓝瓦蓝的，天空轻轻地飘着白云；一群群的小鸟，唱着欢快的歌子，从教室的窗口飞过；校园里的鲜花，开得娇滴滴的，在阳光下闪烁。

可是，记者伯伯还没有来。

校园的操坪里，这时是最热闹的了。一个个红的、绿的、蓝的彩蝶在飞来飞去，让人看得眼花；跳绳、跳橡皮筋的小姑娘，唱着分外动听的歌子，一忽儿，传来一阵好大好大的笑声，准是哪个班在做游戏；一忽儿，又一阵叫“加油”，不是在拔河，就是在踢小足球。可不，学校里很快就要举行乒乓球和足球比赛了呢！高年级班正练得起劲。音乐教室里，在练大合唱，听说，不久市里还要搞歌咏比赛，不知道二年级的要不要参加。学校里还有个游泳池，平日，二年级的同学去得最多，不让高年级同学去的……嘿，重点小学好玩极了，下了课总不会让你闲着的。

记者伯伯不知为什么还不来？

三班教室里的同学，都眼巴巴地看着窗外边，每个人的脖子准都长了半尺！脖子都伸瘦了。谁也不敢离开，尽管校园里所有活动都那么吸引人，可记者伯伯照相，是一件大事，更有意义呢。

戈老师来教室看过几次，让大家边做作业边等，她到校门口等人，挂电话。可谁又有心思做作业呢？一个人也没把作业本掏出来。奇奇到底坐不住，一忽儿就走到教室门口，看上一阵，开始是戈

老师来，他可高兴了，谁知戈老师身边没一个人，白高兴一场。末了，他说，他要到大门口看去。

锚锚说：“你又不认识记者伯伯，万一他过来了，你没来，没轮上你，那就只怪自己了。”

“认识的，他准背个照相机，我认得照相机，没错。”奇奇蛮有理由的。

叶叶说话了：“就不兴把照相机放在挎包里么？你就看不见了。”

奇奇知道叶叶要跟他“做对”，可叶叶讲的有道理，只好不去了。只是还老守在教室门口。

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足球赛准踢完了，拔河一定也分出胜负了，天色都有点暗了……

戈老师又来了，不过，还是只有她一个人。

她到了教室，说：“记者伯伯有紧急任务，今天来不了啦，刚挂了个电话来……他说，过两天还是要来的，先放学吧。”

奇奇不知多懊丧，锚锚也有点不高兴，过两天，万一老师改变了主意，不给他们拍了，可怎么办呢？锚锚还能走运么？

四 会抢镜头的小朋友

记者伯伯也真是，眼巴巴地等他，他不来；可没等他的时候，他却跑来了。

他事先没有象戈老师说的那样，挂个电话来，也没有先写个条子来。别人一点准备也没有，他说来就来了。这可好了，戈老师正好不在，这一天的下午，她上市教育局开座谈会去了。先进班集体的会就是多，她推也推不掉。走的时候，当然没想到记者会来，不然，她就会向其他老师作出交代，什么人拍怎样的照片，全班的、小组的、个人的；或者是表现爱集体的、爱学习的、爱劳动的，对了，“五讲四美”，总得一项一项来。

可现在，谁也不知道她的计划，她找锚锚、叶叶谈过也是白搭，记者伯伯才不知道该给锚锚拍“关心集体”的照片，给叶叶拍“我是小小数学家”呢。

他就这么来了，一直走到办公室，一问，戈老师不在，他便说：“谁陪我上她那班去一下，不能等她了，我们的工作就这样，抓到了什么就是什么，这次拍不成，以后就不知道还能来不能来了。”别的老师一听，当然得赶快把他领来了。

一看见他身上挎的相机，二年级三班的同学们就高兴得跳了起来，嚷嚷个不停：

“记者伯伯来了！记者伯伯来了！”

小朋友拍着手板欢迎章记者，外班的也跑来看稀奇，窗台上搭满了小手臂，窗玻璃上不知挤扁了多少小鼻头，小嘴巴叽叽喳喳地直嚷嚷。

白莎首先挤到了前边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记者伯伯，给我照一张。”

章记者愣了：“我又不是照相馆来的。”他立眼看了看白莎，说，“你的正面形象不行，要照，只能照侧面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一个小朋友从他胯下钻了出来，笑嘻嘻地扮了个孙悟空抓耳挠腮的怪样子，章记者忍不住笑了：“小淘气包，我可不是来拍鬼脸的，正经点。”

“正经就正经嘛！”那小朋友一下便板起了脸，逗得大家笑得更凶了。他便是被父亲说是“得了好动症”的奇奇，只见他一拱手，学了广播中的音调：“小生这厢有礼！”

叶叶出来了，把奇奇推开，对章记者说：“记者伯伯，戈老师讲了，叫我拍小小数学家，谢谢你啦！”她是这般彬彬有礼，还现出两个迷人的小酒窝。

“你，有这回事么？”

“我都会背九九表了，八八六十四，九九八十一。”叶叶认真地背了几句。

“咦，你呢？”章记者没听完叶叶的话，却发现了站在叶叶身边的锚锚。锚锚不声不响的，可一双精明的大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住记者不放，由此引起了记者的注意。

“他呀，他是拍团结友爱的，我知道，戈老师专门告诉我的。”叶叶急忙搭腔，生怕记者不理她。

“不，拍智力游戏最好。你们戈老师不懂得摄影艺术，外貌总归要同题目协调、合拍，看上去才能有意思。”章记者一拍锚锚的肩膀，“来！先从我开始，做智力游戏……魔方呢？”

一听开始，小朋友便言听计从了。小锚锚把魔方拿到手上，拧了起来，其他小朋友眼热地看住他，就那么一刹那间，镁光灯闪了，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给拍出个什么样子。

“行了，再来下一个。”

“该我了，该我了！”白莎拚命把别的小朋友往后推，“叭哒”一声，一个小朋友栽倒在地上，哭了。章记者不高兴了，把白莎拉到一边：“你靠边站点，本来有你的份也不给你了。”

白莎气鼓鼓地说：“才不稀罕呢！我家的相机比你的还漂亮。”

章记者说：“我就是要给不吵不闹的小朋友拍。你们无论哪一个上了照片，都是你们全班的光荣嘛，有什么好争的？”他又把一个让他看中了的小姑娘从人群中拎了出来：“你的眼睛很入神，来，你来看看这幅画，头侧一点，带点笑，对，牙齿咧出一点点，行了。”

镁光灯一闪，又一个镜头摄下了。

当他拎出了小奇奇时，小朋友们又闹起来了：“他是个讲小话的！”“戈老师没要他照相！”“他不是好学生！”……好象一教室的小青蛙，“咯咯咯”地叫个没停。

章记者让小朋友吵得恼了，说：“你们这是给你们这个先进集体抹黑，懂吗？先进集体能有坏学生，不好的小朋友么？要有的话，我什么也不给你们照了！”

他又揷了快门，照了一幅，这大概是“我是小小数学家”吧，瞧奇奇那得意的样子，尽向同班同学挤眉弄眼，怪相十足。

拍完这一张，章记者抬起头来，发现人群外面孤零零地站着一个小女孩，好象对拍照不感什么兴趣……他忙拨开团团围住的小朋友，走了过去，说：“你来一张，就你一个人听话，不吵吵嚷嚷的，爱护集体的声誉。”

没想到小朋友们又吵起来了：“她才不爱集体呢，放学就一个人跑掉了！全班做游戏，都不见她人影子。……”

“你们是先进集体，怎么能有不爱集体的？我看她比你们都爱……”章记者有点生气了，“来，你来擦黑板，对，侧一点，笑一下……行！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叫佳佳。”小女孩羞怯地说。

小朋友们都不敢作声了，任章记者点这个点那个……可小心眼里都在打嘀咕呢。

章记者准拍完了一卷胶卷，拍了十几个镜头，未了，便说：

“胶卷没了，你们别吵了，我还有任务去。”

说罢，便出去了。

在教室门口，他碰上闻讯赶来的一位任课老师——戈老师临走时委托过她照看三班的，交换了情况，他便说：

“工厂里有奖金，学校是清水衙门，轮到学生，更什么也没有，给他们拍几张照，也算是荣誉奖励……哪晓得他们还不知趣……不如什么都没有，就清静了。”

急得任课老师直摆手。

可不，有几个学生眼巴巴地看着照相机跟着来了呢，其中小锚锚也在内，他们能听这号话么？莫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懂。

可是，章记者只耸了耸肩膀，没再说什么，便急急地走了。

他走得倒轻松。

锚锚呆呆地站着，目送章记者伯伯远去，大概在想他走时说的那一段话吧，想得入了神，半天没动弹。白莎推了他一把：“还站着呀，又没人再给你照相了。”

锚锚瞥了她一眼：“你眼红。”

“才不呢！你以为就会登出来么？哼，还不是逗逗你们的，做假样子，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“就知道，就知道。”

白莎也许有道理，她老同爷爷这里跑那里跑，小轿车坐过好多次，照相也不少，知道有的胶卷会报废的。

叶叶却坐在一边哭了，她没有照得上。可一听白莎说不一定登出来时，便站起来了，问：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爷爷照的相还不多呀？就没登出几张。”

“市长这么大的大脑壳还登不出，那我们不是白照了？”不知什么时候，奇奇又拱到了他们当中，扯长了脖子在问。

“哄你们玩的，逗小朋友呗！”白莎一副大人的样子，怪腔怪调。

“不管他，我总过了会瘾，就那么一‘啪’，亮得可刺眼了，我眼还眨了一下，要登出个瞎子，才出丑呢！”奇奇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，尽管他回去后还向经理爸爸说了这件事。

“还是锚锚最走运！”不知是哪位小朋友在表示惊叹。

锚锚回头去看人，脸上象盛开了一朵芍药花一样，红艳艳的。

五 去了一个又来一个

要真象白莎说的，拍了，也不一定登出来，那这个故事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。或者，凡是拍了的，全都登出来了，也不会出什么事的。小朋友们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了。

可是，哪有专门拍了又不登报的事呢，何况这还是个先进集体呢！当戈老师第二天得知这个消息，准备抽个空去找章记者看看照片，再确定怎么登时，嗨，这章记者也真性急，马上就登了。

偏偏又不是全部登的。只选了几张，有的明明照了，却没登上去——不知锚锚走不走运，有没有他的份了……不过，现在可不是锚锚的事了，戈老师不仅白天让电话弄得耳朵也聋、眼睛也花，连晚上都不得安宁，备课没法备，作业本也没法改。

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

座钟先打了十下，仿佛没过多久，又轻轻地打了一下。十点半钟了，连天边的星星都困乏得打瞌睡，不时合上了眼。弯弯的月儿船，也不知驶进了云彩中的哪个码头，再也找不到啦。星星、月亮，它们都走了，都要休息了，可是，戈老师家的来访者，还没有断，去了一个，又来了一个。

当最后一个——应当是最后一个了，都深夜十点半钟以后了——叩响了门扇之后，戈老师终于要生气了。

戈老师从来没生过气，她教的二年级三班四十七个男、女小朋友可以作证明。小孩子从没假的。

她三十多岁了，女儿也同她的学生一般大，只没编到她这一个班来。这样是合适的。妈妈当女儿的班主任，不是偏心也是偏心，太摆出老师模样，女儿又该伤心了，不如编到别的老师班上去。

可今天，偏偏来访的人都说她有偏心，你说气人不气人。班上可没她半个女儿呀！

“笃笃笃！”

家长们敲老师的门，总是这么规矩的，不轻又不重，不紧又不慢，特别有耐心，三下，或者两下作一个节拍。

“都十点半了，明天再来吧。”戈老师极力用平静的音调说。

“就几句话。”门外说。

“我已经更衣了。”

“躺在床上说好了。”

“明天就不行吗？”

“明天我出差。”

“为什么事？”

“孩子登照片……”

只听到前边五个字，戈老师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今夜，前边许多个来访的家长，统统都是为这一件事来的。

“行了，刚才来的都是讲这个事，不用你讲了。”

“这可不行，关系到孩子的成长！”

“是大事，我知道了，行了！”

门还在“笃笃笃”响着，家长总是要缠住老师不放的。绝对不会轻易撤退。这一个，显然更是这样，要不，三更半夜还来干吗呢？

第一个来的是叶叶的家长，他把哭哭啼啼的叶叶也带来了。叶叶是班长，从幼儿园到小学来，阿姨特别向戈老师交代过她。小丫头长得很可爱，小酒窝特别显眼，笑起来分外甜，跑起步来，小脑袋爱两边晃，小辫子颤悠悠地荡秋千，兴是老师这么教的，她每一个动作，似乎都带有一句潜台词：就是要让大家喜欢我。自然，小学老师都被她“征服”了，立即喜欢上她，戈老师也不例外。

“说哇，给戈老师说怎么回事！”叶叶的爸爸不住地揩着她的泪水，手几乎没停过，有时两只手都呆了，似乎当父亲的义务便是为女儿接眼泪水，而不是叫女儿不要掉泪的。

“不，不怪戈老师，戈老师本来说是有我一个的，记者伯伯来时，戈老师不在，他们就……就把我没了，没了，哇……呜……”叶叶的辫子也耷拉了下来。

叶叶是伤心了，打幼儿园起，什么演出活动没她呢？榜上的红花，也总是她挂的最大，可这回……照相是几天前的事，今天，报纸上把照片一登，叶叶便大哭了起来，这可是第一回没她呀，多丢脸。本来，戈老师都安排好了，第一幅照片是《我们是小小数学家》，就让她坐在当中，在纸上划算

式的。

叶叶的爸爸是个工人，他沉下了脸，说：“这回影响很不好。人家都知道叶叶一向是很先进的，突然一下子没了，一定怀疑她出了什么事，不听话了。……既然已安排了她，最后又不让她去，对她的自尊心也是一种挫伤。孩子没自尊心就不会进步……”

戈老师把叶叶揽到身边，抬眼问她爸爸：“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上次照相，临时让另一个老师代替我，当然没我这班主任考虑周到。”

“怎么办？……我说，下次有这样的机会，一定让叶叶出面，你这就安慰她，免得她情绪再坏下去。”叶叶的爸爸口气很硬，“当班主任的，总不愿意自己的班干部垮掉吧。”

他说时，叶叶不再哭了，而是眼眨也不眨地看住了戈老师，等候回答。

戈老师马上就明白了，叶叶把自己的爸爸拖来，正是要老师满足这一个要求。可是，当班主任的，能这么办么？说可以，对叶叶又有什么好处？说不行，那叶叶又会怎样？孩子还小，想的却不简单哪，半晌，她才说：

“是这样的，我这个班，是全市的优秀集体，各种机会都会有的。”

叶叶马上破涕为笑，说：“我讲了，戈老师本来说有我一个，不怪戈老师。”

叶叶的爸爸马上告辞了。叶叶临走时，还很有礼貌地扬起了小手，喊道：“戈老师再见。”

第一个走了之后，戈老师还没怎么在意，谁知，不到两分钟，又有人敲门了。一开门，是奇奇的父亲，市里百货公司的经理，他紧紧地牵住了自己的儿子，边进门边对儿子说：“看你的德行，准是得了好动症，有什么好表现的。你问问，看戈老师还喜欢你不？你一定又不听戈老师的话了，记者伯伯更不喜欢你的鬼样子，拍了照都把你的相抹掉了，剪掉了……要我到戈老师这里问出了什么，看你屁股上吃楠竹丫子……”而后，又歉意地向戈老师笑了笑，才正正经经地说：“奇奇一看今天的报纸，便把它藏起来了，我好不奇怪，一问，是他的照片没登上去，本来他告诉过我，说记者伯伯喜欢他，专门给他照了一张。我想，一定是他这几天淘气，不能登他的了……”

“才没这么回事呢，你问戈老师好了。”奇奇

气鼓鼓地站在门背后，顶父亲的嘴。

“那为什么不登了呢？总有原因，戈老师，你说呢？”奇奇父亲只盯住戈老师。

戈老师心里在想：这是父亲把儿子拖来的，父亲借儿子问罪来了。本来，儿子上了报，父亲该多光彩，说不定他早向同事们吹嘘过这件事了。于是，她说：“可能照的效果不好吧……”

“不会的，都是老记者了。”

“那是版面问题。”

“为什么不撒别的照片，偏偏撒这幅？”

“……”

反正，怎么回答，他都不会满意的，戈老师只好不作声了。

“这样吧，下次再照了，一定得登，你同记者说明一下，两次登一次，算照顾好了。我们批发部往往也按这条原则办事。”奇奇的经理爸爸显得很开通地打了圆场。

“好吧，下次看机会……”

这里还没交涉好，门又被敲响了。简直有点象紧锣密鼓。守在门背后的奇奇，一转身就把门开了，进来的首先是一位洋娃娃般俏丽、整洁的小姑娘，小翘鼻头，金鱼眼睛，两片薄薄的嘴唇，她一见奇奇，便“嗤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你干吗也上这里来？”

“是爸爸领我来的。”

小姑娘眨着眼睛打量了一下奇奇的爸爸，说：“这就是你爸爸呵？象个大邮筒。”

奇奇爸来火了：“你……”

可是，小姑娘后边走进来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，开口便说：“我是白市长家的阿姨，白莎她奶奶要我问问她老师，干吗把白莎的位置挤到照片边上……”

奇奇爸一听说这小姑娘白莎是白副市长的孙女儿，马上便收敛了怒容，满脸堆笑，说：“你们谈，你们谈，我们先走了。”

奇奇扮了个鬼脸，跟在父亲背后出去了。

“戈老师，这可是个政治影响问题呀，副市长的孙女儿给人家当陪衬，当中的是一个普通教师的儿子，听说与你有点什么关系……连照个相、登个报都拉关系，开后门，不把市里领导放在眼里……”副市长家的阿姨，一开口便咄咄逼人。

白莎歪着脑袋，看着戈老师：“锚锚说，他的

爷爷是戈老师的老师，这可是真的？吹牛皮么？”

戈老师还没生气：“犯不着这么说，白莎，照相时我又不在……这次照片里还有你一个，那些没有的又该怎么说呢？”

“我不管他们，我是我。”白莎扬起头说。

“戈老师，白莎说得对，她不同于别人。你应该首先看到这一点。我们俩来了，你也该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下次……下次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
阿姨站起来，领着白莎出去了。出门的几步，落得特别重，“哒哒”直响。

戈老师没有起身送她们。

唉，这都是记者捅出来的漏子，本来是一件大好事，没想到惹出了这么多是非，又是哭，又是闹，小小的几幅照片，要把一个小小的小学教师弄得晕头转向了。可这又怪记者么？要是自己这个班不出名，报社里的记者才不会到这所学校里来呢。出名有什么好处？还不是自找麻烦。孩子们又怎么看的呢？难道启发他们的荣誉感不对么？

白莎走后，又来了几位家长，都是没有照上相的孩子的父母亲，罗罗嗦嗦地没完没了。

临到换衣服上床就寝了，又来了一个，你说这气人不气人？

六 小锚锚犯了什么错误呢？

把人挡在门外，这不是好事，如果家长还带了孩子来，这对孩子的影响也就不好了。戈老师只好再披上罩衣，来到了门口。

可她真不甘心就这么又放人进来。凭什么要这样与一个普普通通、心灵单纯得象自己的小学生一样的小学教师过不去呢？她已经做得够多的了，远远超过她干的这个职务的本分：有哪一个二年级班，能在短短的一年两个月内，赢得全市教育界的注目？

窗外，已经看不到星星了。她的学生，绝大部分也已经偎到父母的怀里，做着甜甜的梦，如同月儿裹到了云絮当中一样。可她，当老师的，还没权利进入梦乡。

“照相的事，我早知道了。”她在门后说。

“可你知道的不一定全面。”门外又说。

这下子，发觉声音有点熟悉，是谁呢？显然不是刚刚认识的家长……戈老师心里动了一下，便

问：

“你是谁的家长？”

“你呀你，让七、八岁的娃娃搅昏了脑筋，难怪这么久也不给我开门！”门外苦笑了一阵，“我是你的老同学，就不记得了？戈慧！”

“你……哟，是赵小慈！”

门猛地打开了，秋风送进了一股茉莉花香，是的，小慈爱用这种香水。只见她一步跨了进来，左右顾盼了一下，便给了戈慧肩上一拳，“好家伙，家长不认，老同学也该认呀！”

原来，小慈便是锚锚的母亲。锚锚是这次照相中的幸运儿，戈慧事先安排中有他，后来，戈慧不在，记者自己组织，也挑选到他了，一个人位于照片的正当中，笑眯眯的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，他在做智力游戏，玩魔方，正在充分地显示他的聪明与认真呢。

戈慧不解了：“你怎么也为照片来找我？锚锚不是当了‘第一号英雄人物’？刚才，多少家长来，都对他表示嫉妒，说他太走运了。有的，还说是我给开的后门……”

小慈打量了戈慧一下，若有所思，反问道：“这么说，他们是为了孩子没登上照片来找你的麻烦的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那么，我刚刚相反。”

“相反？”

“对，我是为锚锚上了照片来找你麻烦的。”

小慈认真地说。

“这简直不可理喻。”戈慧困惑地摇了摇头。

“这么说，你过去也不了解我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她们同是老三届高三的学生，是最不走运的一届，早一届，就考上了大学。况且两人都是学校里的尖子货。后来一同下了乡，在一个知青点，又一同考上了师范。后来小慈被分到了中学，戈慧却到了小学。原因呢？小慈好异想天开，考虑什么问题都有不同于别人的见解，爱挑刺，爱唱反调，恰巧任课的老师喜欢上这点，分配时给看上了。……现在，她又要干什么呢？

小慈长得不美，脸太圆了，也不注意让头发顺两颊略为垂下一点，遮去脸盘凸出的部分。可这张脸长到她儿子锚锚的肩膀上，却使这个男孩子独具

特点。孩子的圆脸是逗人的，胖嘟嘟，圆滚滚，象个大皮球；一笑起来，两条眉毛弯了，嘴巴咧了，又象一只妩媚的小猫，对了，他就叫“锚锚”，小朋友一见他便喊“喵呜”，这就更是猫了。兴是小慈训子有方，锚锚在班上，成绩是前三名之内，可从不满足，一百分少一分，都要骂自己一顿：“粗心的锚锚，怎么把小老鼠放跑了？”引得小朋友们笑个前仰后合。他争强好胜，什么事都抢着干，开学第一天，老师忘了布置打扫教室的人选，他一个人就带头干起来了。当了个小组长，他那组的作业本全是干干净净的，要有一点脏，首先在他那里就过不了关，他不收，不交老师，小朋友有什么办法呢？……戈慧记得最清楚的有一件事，一个月前，全班到郊外搞活动，一个男孩子发现树丛里有个黄蜂窝，就要去捅，说有蜜糖吃。锚锚挡住了他，说黄蜂子最懒，不会做蜜糖的，别理它们，弄不好，会刺人的。他把同学劝走了，自己心里却痒滋滋的，在旁边转来转去，最后，终于打定了主意：我不是胆小鬼，我是个胆大的娃娃，什么都不怕，一定要把黄蜂赶跑掉。他量了脚步，离黄蜂窝十步远，便站在一株树后面，从地下捡起石头，一块一块地往蜂窝里打，一连打了十几块，终于炸窝了，黄蜂“轰”地飞了出来，飞得满天都黑了。偏偏有一只，硬是看中了锚锚，兀地飞来，正正刺中了他的额头，片刻间，额头便肿得老高。别的同学发现了，要去告诉戈老师，他不肯，怕老师说他淘气。后来，老师还是知道了，找了老乡家，上了药，肿才退掉了。一问他，他说：“我试试黄蜂子眼睛好不好……”

就这么个锚锚，上了照片，会出什么问题呢？戈慧真猜不透：

“锚锚是个好孩子，没上照片，他也不会惹麻烦的，怎么上了照片……”

“孩子家，干吗让他们把上照片看得这么重呢？”小慈委婉地说。

“这……”戈慧是聪慧的，马上有点领悟了。

“我说说锚锚今天回家后的情况，好吗？”小慈轻声地说。

“好的。”

锚锚住在一个工人新村里。他家在一幢六层楼的房子中间的四楼。楼房是米黄色的，每一层楼都有绿色的栏杆，一层就有十二户，各户之间关系相当融洽，相互来往，齐心协力。这样，谁家有什么事，一层楼，不，甚至一幢楼都马上传遍了。

深秋的下午。金风送爽，那么令人惬意。小鸟儿一群群地落在楼顶上，叫得十分欢快。连它们都知道有喜事似的。

小锚锚放学回来了。这天，作业可多哪，语文，要写十个汉语拼音字母，每个写十遍，一共得写一百个字母，还有五个生词。算术，有三道题目……小锚锚对做作业是认真的，不做完作业决不去玩，爸爸妈妈也是这么要求的。他连蹦带跳，已经上了三楼，这时，迎面一位大胡子叔叔，突然一弯腰抱起了他，眼珠子往他脸上溜了一阵，又一举双手，把他举得高高的，差点就碰着楼板了，竟欢呼起来：

“锚锚上报纸了！锚锚上报纸了！”

锚锚眨巴着眼睛，圆乎乎的脑袋转来转去，这才想起早几天来了记者伯伯，“啪”地那么一下，



亮得特别刺眼，就是那样把自己拍进照片了。

大胡子叔叔把锚锚放下，又忙从口袋里掏出了报纸，对闻讯赶来的左邻右舍指点道：“瞧，这不正是锚锚么？多神气！”

“小锚锚在笑呢！”

“哟，在玩魔方，做智力游戏呢！真是个聪明的孩子！”

“不是锚锚，谁上得这号照片，还是头版！”
……

邻居们七嘴八舌地夸奖起来了。

小锚锚一下子受到这么多人的称赞，先是有点不好意思，脸红红的，低下头来，一只脚在不断地踢着想象中的脚边上的石子，可眼睛却禁不住地往报纸上瞅，那真是我么？可不，还露出了牙齿。咦，这不好看，这报纸印的一定很多，市里许多报架子上一定都有，这不闹得全市的人都认得我啦……这么一想，脸便抬起来了，想看看所有人的脸色，哟，都冲着自己笑呢！

大胡子叔叔一下子从口袋里掏出了两毛钱，硬

塞到了锚锚手里，说：快，去买十张今天的报纸来，给大家一人送一份，让大家作个纪念，高兴高兴。”

锚锚从来没拿过这么多的钱，一下子便慌了：

“我，我不拿别人的钱，妈妈不准。”

“行了，这又不是你要的，是送大家的，快，要不，报亭里没报了。”

大胡子叔叔硬推着锚锚下楼，一位阿姨取下了锚锚的书包：“快去，书包我帮你拿着，跑得快点。”

也不知怎么下了二楼、一楼，小锚锚便飞也似地跑到了报亭，颇为神气地把钱递给了卖报的婶婶，说：“买十份，今天的。”

“这么多？”大婶一边数报一边问。

小锚锚没吱声。

可大婶一瞅他，马上又看看报纸：“哟，是你呀，你今天上了报，是该多买点，十张太少了，还有零钱么，多买几份呀！”

小锚锚想了想，便上下口袋摸索起来了，摸出了四毛钱：“两张。”

“好！该给你的叔叔阿姨、舅舅姑姑们送去，让他们都为你高兴高兴。”

“嗯。”小锚锚接过了十二张报纸，冲着大婶一笑，便一扭头跑了。

叔叔阿姨们还在楼梯上等着，小锚锚自己留下了两张，把十张递给大胡子叔叔，大胡子叔叔却说：“该你送，我送算什么呀！”

锚锚只好一份一份送给在场的邻居，有的阿姨还疼爱地抱起了他，往他那红得象苹果样的脸蛋上亲了又亲，痒痒的，怪舒服哪。好不容易才分完。他忙说：“我还得做作业呢。”就跑回家了。

“真是个好孩子，他不上报，再找不出第二个了。”不知道谁在感叹。



小锚锚一溜烟地跑回家里，爸爸这天正休息，他走到爸爸跟前，把报纸递了过去，说：“你看，你看。”

“看什么呀？”

“你看呀，看呀。”

爸爸好不奇怪，为何儿子今天叫起父亲看报来了，不经心地往第一版上瞥去，有几张照片，是小孩的……

“看到了嘛？看到了嘛？”

“看到什么呀？”

“看照片呀，你看照片！”

“哟，是我的小锚锚上了报，真好，比屋里的照片照得好，聪明伶俐的劲头都出来了，又自然，又都认真……”爸爸只顾对照片本身发出赞美声。

“爸爸，这么好，上到镜框框上好吗？”小锚锚兴奋得脸上红喷喷的。

“好的。”

爸爸马上就取下了镜框，要把报纸上的照片剪下来，安上去。谁知，小锚锚却说：“一张报纸一起安上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剪下来，谁也不知是哪登的呀！”

爸爸听到这话，把镜框放下来了：“锚锚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人家叔叔阿姨都说上报纸了，得有报纸呀！”

正在这时，妈妈回来了，锚锚马上撒欢地跑了上去，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快给我两毛钱。”

家里的规矩，零用钱总是归妈妈给的。小慈忙问：“小小年纪，干吗一下子要这么多钱？”

“妈，你说了，借了钱要还。”

“怎么，你还学会借钱了？”

“嗯，不……”锚锚这才似乎意识到自己办错了一件事，垂下了头，绞着手指头，“不是我要借，是大胡子叔叔硬塞给我的。”

“塞给你干吗？”

“让我去买报纸，送给隔壁家的。”锚锚从书包里又掏出了一张：“这给爷爷奶奶寄去。是我省下的零用钱买的。”

小慈拿起了报纸，立即便明白过来了，说：“一共送了十张，两毛钱，对吗？我代替你去还，可是，自己登了报，自己买报去送人家，这算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又不是我……是大胡子叔叔叫的。”

“可你说还要给爷爷奶奶寄去。”

“是呀，让爷爷奶奶部高兴高兴。还有叔叔、姑姑、舅舅……”

“这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”

“大家都这么说……妈妈，我不应该么？”小锚锚有点战战兢兢地偷看了妈妈一眼，“可记者伯伯为什么要给我们照相，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照片上报纸？这不是叫好多好多的人知道？那他做得也不应该了？人家记者伯伯胡子都白了，比你们大，什么都懂……戈老师原来也叫我照的，有的同学拚命往前挤，也没照得上……”

小锚锚从来没说过这么长的话，想过这么多的问题。这叫小慈很是吃惊，平日，她总是按自己的标准去教育小锚锚的，可没想到，就这么一幅照片，居然在一天之内让孩子几乎换了一个人。

她一下子也没能回答小锚锚的问题。入夜，把作业本批改好，便带着小锚锚来找当日的老同学戈慧来了。

小锚锚这些变化，又告诉了两位老师什么呢？天边的云气变淡了，星星又露出了眼睛，在忽闪着，仿佛在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，哟，老师也让星星说的问题难住了么？

门似乎又有响声。

两位老师对视了一下，戈慧站了起来，走过去，把门拉开。

门外，只是一个空落落的走廊。

“没人，心理作用。”戈慧说，“不会有人来了。该来的都过来了。”

“那我是该来的吗？”

“哟，不该来的也已经来了。”

两人相视而笑了。

锚锚听了两位师长的话，眼睛忽闪忽闪地问：“那，佳佳家来了谁呢？”

戈慧说：“她家没来人，不会来人的。”

“她不是跟我一样，也照了大相片么？”锚锚天真地问。

锚锚简单的推理，却让戈慧沉吟了好一阵：“可不，现在，我都盼望她家来个人呢。可惜，她家里不会关心这个的，就象佳佳她对集体的事一点也不关心一样。如果她家关心了，知道拍的照同她的表现刚刚相反，这倒可以帮助佳佳去掉这个

缺点……”

“看你，来了没来，你都一样操心了。”赵小慈嗔道。

“都是自己的孩子呀！”

……

深夜，街灯显得分外的明亮，锚锚跟着妈妈往回走去。刚才，妈妈同戈老师说的一切，他似乎又明白，又不明白，小眉头第一次打了结。可不，他一直是遇上好事，受人喜欢的，而今天，却似乎并不那么走运了……

七 上报社“挂号”

一个能有市一级报纸的城市，在我们国家，就已经不能算是小市了。照片登在报上的小朋友是足以引为光荣的。难怪小锚锚在国庆节时上爷爷奶奶所在的城市时，就颇为自豪地说：我们自己有报纸，你们这里还要等省城里的。

只这一个例子，便可以知道小城的小报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。

上报社去，这得慎重其事。小孩子是不能去的，没进门，就会被传达室的老头子吆喝住：“这是你们小把戏来胡闹的地方吗？”至于大人，也不能随随便便，进门也得象进医院一样，得“挂号”，医院里挂了号便可以进去了，这里还不行，还得“挂个电话”，问谁谁谁能不能进去，不，能不能接待。

第二天，戈慧老师利用两节课的空档，来到了报社，找那天给二年级小朋友照相的记者伯伯。她和这位记者是老熟人了，平日，总是记者找她，今天，倒过来了。这位记者正好在，一个电话便下到接待室里来了。

“戈老师，又有什么好的消息给我们呀？”记者远远地便热情地招呼起来，这大概是职业习惯吧，见任何人都热乎乎的。

“老章，没别的事，为的是昨天照片见报。”戈慧握住老章远远地便伸过来的手，说。

“反映还不错嘛。这是我的得意之作。昨天就收到不少电话，说你教的那个班级的确名不虚传，从照片上看，无论是心灵的美、外貌的美，还有健康的美，全都表现出来了。我特别珍爱这一套照片，这不仅仅是新闻照，而且是一种摄影艺术，我

正在放大、加工，争取参加年底的美术摄影展览呢……我自己都没估计到效果这么好，难怪别人说，看了这些照片，自己都想变作小朋友了。”章记者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，不知是夸锚锚那群小朋友好，还是在炫耀自己的摄影技巧。

他是个老摄影记者了，五十年代成立报社时，便是这个报社的第一名摄影记者，一眨眼就背着相机干了三十年，光市报上登他发的照片恐怕不下一万张，星期天，往往一版便是七、八上十张了。这是他的功绩，他的光荣，也是他的权力和责任。戈慧很尊重他，可是，听了他这一大番话，却使人似乎又一次认识了他一样，有点懂得锚锚提出的问题，在他这里是不可能得到解答的。

当然，戈老师上这里来，决不是为了满足叶叶的爸爸、奇奇的经理父亲，还有白莎家的阿姨提出的要求，更不是来转达这么些家长提出的这样那样、合理不合理的指责。她，只是为了小锚锚提出的问题，为了小锚锚的妈妈小慈启发她想到的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而来的。

章记者近五十岁了，一身衣服笔挺的，头发梳得十分光滑，用小朋友的话说，苍蝇落在上面还得拄拐杖呢。他总是神采奕奕的，有话没话也能说个滔滔不绝：“你那些小朋友真逗，都晓得抢上镜头了。七、八岁，比我们十岁时还懂事，到底时代不同了……要是过去，娃娃见到镁光灯一闪，总吓得要哭，不知是什么怪物。……如今的小学生，谁不爱照相呀！学校里对好学生没有什么物质奖励，喏，给他们拍照，等于奖励。对不？”

“你这么想的？”

“那天，我还给孩子们说了。”

“真说了？”戈老师睁大了眼睛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章记者很奇怪，拍照的那天，后面赶来的另一位老师也是这么睁大了眼睛看他的。

八 贴小鹿的奖状是最好的

在章记者愕然的时候，戈慧已经站了起来，不辞而别了。

本来，对刚入学的小朋友该进行怎样的教育，戈慧是呕尽了心血的。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又两个多月，没料到，只一个下午，便让章记者给弄得转了

向。孩子们把集体荣誉感，变成了个人的虚荣，而章记者也把精神上的鼓励，当成是没有奖金状况下的一种安慰……

其实，学校里并不是不注意物质方面的奖励的，这次，期中段考结束，学校还要搞一次评比，适当发一些奖品，考虑到二年级学生年纪小的特点，还得买一些桔子、水果糖之类。精神为主，物质为辅嘛。

这一天，戈老师上街就是为二年级学生买奖品的。桔子满街都有叫卖的，黄橙橙的，特别惹人眼，一个足有大人的一只拳头大。这几年，品种改良了，大都是无核蜜桔……一网兜装了十几斤，还真有点沉。

她又到了一家文具店，她开口问道：“同志，有奖状卖么？”

没想到传出几声窃笑。

一抬头，见几个姑娘正看住她。她有点奇怪了，又问：“怎么？没奖状了？”

“如今都兴发奖金，谁稀罕那一张破纸头呀？早就没货上架了。”

“是这样的么？”

“你太落后于形势了。”

又是一阵窃笑声。

一个好心的姑娘走近了，问：“你还买它干吗？”

“是给小学生的。”

“哦……这样吧，你到市里最大的那家文化用品商店去看看，也许还能找到。”

戈老师没想到自己竟成了一个没跟上形势的“落后分子”，不由得心里一阵阵隐痛。她想到前两天赵小慈半夜的来访，是呀，小慈要告诉她什么呢？为何自己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起来？小慈是个有自己的见解的人，不象自己，虽说不是人云亦云，可总拿不定主见。十年动乱前，在中学读书，戈慧便是学生会的干部，也许，正因为当过这学生会干部，决定了她今天只能当小学教师，充其量也只是个称职的小学教师。

路上的行人，熙熙攘攘；他们各自东西，各有各的工作要忙，各有各的路要走。

好不容易才到了市中心的文化用品商店。

“有奖状么？”

“好象还有点。”

“拿来看看吧。”

奖状拿来了，哟，纸张都发黄了，显得那么陈旧，再看上面的图案，怎么，全是一色的，呆板、单调，色泽那么难看，印的不是齿轮、镰刀，便是稻穗、麦芒。

“有新鲜点的么？”

“就这些了。”

“全是好几年前印的吧？”

“正是。如今印刷厂谁还承印它呀？”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

可还不甘心，站了好一阵：“就没别的样式？”

“你要什么样的？给什么人？”

“小学二年级学生的，总要新鲜、活泼，有情趣，才符合孩子的要求。”

“同志，你也太富于童心了。如今，不少人都在向钱看——是金钱的钱，不是前面的前。”

“可孩子总归是未来的，前面的。”

“我理解你们当老师的……想想办法吧。”这位售货员倒富于同情心，六十来岁了，大概是退休留任的吧，两鬓斑白了。“有了，有一种奖状，只有个红框和‘奖状’两个字，如今不是时兴贴花么？你把这种简单的奖状买去，再去买一叠贴花，小鹿、小猫、小羊什么全有，贴在奖状的一角上，这不就合你的意了么？”

“太好了，谢谢你，老同志。”戈老师好似遇上了一个知音，不知怎的，眼睛有点湿润了。

“没什么，我也有小孙子念二年级，难为你们老师操心的，连买个奖状都这么费脑筋……要多少张？我给你选点新一些的，反正没人挑了。”

她在街边，买了一包贴花，色彩鲜丽，贴在奖状上，竟有立体感，比原来想到的奖状还要好。戈老师很高兴，一边骑车，一边还哼起歌子来了。打满二十岁起，她就没这么哼过歌了，除开领着学生搞活动，可那也只是起个音。

但愿孩子们对奖状都满意。

段考成绩出来了，全班有三十二个同学语文、算术都在九十分之上，还有十三个是双百分的，其中，就有叶叶、锚锚。

开班会，发奖了。

戈老师一手拎着桔子和水果糖，一手挟住一卷奖状走进了教室。奖品顺手放在桌子的左边，奖状放在右边。

她讲话了：“段考考完了，我们班双百分是全年级最多的，九十分以上的也是全年级最多的，大家都没有对不起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。所以，我们班的奖状、奖品，也是全年级最多的。但是……”

当她说“但是”时，总是习惯地停下来，环视教室一周，这几乎是所有老师的职业习惯了。谁知，这一“但是”，却看得她说不出话来了。

她看到了什么？

她发现，全班四十多双眼睛，几乎是百分之百地，一致盯住了讲台的右方——那叠起来的奖状，没一点儿偏移。按理，七、八岁的小朋友，嘴巴还馋着哪，看见吃的就挪不动眼珠子，毕竟不懂事，又毕竟是孩子，不会讲客气，想什么便看什么。可今天，他们决不是克制了自己嘴馋的习惯，而是完全全被奖状吸引了。

是奖状好看么？

不，奖状平放着，他们是看不到上面的贴花的，不知道奖状有多漂亮。

那是为什么呢？

叶叶的眼睛很久才眨一下，而且眨得很匆忙，生怕中断久了，眨后，还赶忙用小手抹抹眼角，仿佛是在看着光彩夺目的宝石一样。

锚锚呢？眼睛睁得老大老大，满脸又兴奋得发红了，左边的眉毛还不自觉地不时跳几下，眼里充满了渴望与欢快的神采，小手指按在唇边上，似想说什么，又止住了。

奇奇总是悄悄地把脖子拉长，拉长，把腰极力挺高，挺高，这家伙，屁股早没挨在椅子上了，半坐半站，大概是想看到奖状上是否有自己的名字，他没得双百分，可都在九十五分之上。他虽说调皮，人还是聪慧的，象这种偷看奖状的方法，拘谨一点的学生是发明不出来的。

白莎极力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可眼睛仍不住地往奖状一方瞥去，瞥去……

不知谁在讲悄悄话：

“……我家有个大镜框，正好装奖状……”

“要挂在大厅上……”

戈老师无意中听到这么两句，一侧脸，那边又立即静下来了，好象不曾有人说过话一样。她冷丁想起了报上登照片引起的风波，还记起了有个学生因为没拍上照而挨了母亲打……啊，章记者来摄影的一幕，又在眼前重新出现了。一下子，心里乱纷

纷的，理不出个头绪来。

她沉默了好一阵，小朋友们仍没怎么在意，还在牢牢地盯住奖状。

最后，她决定向孩子们提问题。

提什么呢？原来她怕孩子对奖状不满意，可现在，孩子根本不在乎奖状漂亮不漂亮呢。在贴花时她还有所考虑，得双百分的多贴一个小鹿在上面，以作区别……

“我提个问题，大家举手回答。”戈老师轻声地说，但整个教室都听得清，“都只回答自己想的。你喜欢奖状，还是奖品？”

“刷”地一下，所有的小手都举起来了。

“叶叶。”

“我喜欢奖状。”叶叶站起来回答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桔子一下就吃了，奖状能留下来，让爸爸妈妈看见，高兴的。”

“你坐下，奇奇，你呢？”

奇奇站了起来，搔了搔头，说：“奖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爸爸会给我买好多好多桔子，还有好看的铅笔盒，还有……”

整个教室都荡漾着欢快的笑声。

“白莎。”

“奖状。”白莎轻声说了两个字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应该得到它。”

“为什么应该？”

“不给爷爷奶奶丢脸。”

“锚锚，你呢？”

“奖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爱吃零食。奖状可以挂起来，大家知道我学习用了功，不是坏小朋友。”

……

一口气问了十几个，都是要奖状的。戈老师联想到文具店里奖状被冷落的情景，不由得深深感动。这些都是好孩子呵，他们不曾被世俗的物化色彩所笼罩起来，显得那么纯洁和天真。可是，这仍叫她不安，光这样，还不能说孩子们精神境界有多高，当然，不能要求七、八岁的孩子就十全十美，但他们应当一开始就朝着那样一个境界迈进。